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唐闕史 第二卷 卷下

○鄭少尹及第 世傳《前定錄》，所載事類實繁，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。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，且非誕妄，故附於此。長安鼎甲之族，有榮陽鄭氏，嘗為愚言，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諱復禮，應進士舉，十不中所司選，困厄且甚。千福寺有僧宏道者，人言晝則平居，夕則視事於陰府，十祈叩者，八九拒之。蒲亞不勝其蹇躓憤惋，則擇日齋沐候焉。頗容接之，且曰：「某未嘗妄泄於人，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，且久之不能隱忍耳，勉旃進取，終成美名。然其事頗異，不可名也。」蒲亞拜請其期，宏道曰：「唯君無期，須四事相就，然後遂志。四缺一，則復負冤。如是者，骨肉相繼三榜。三榜之前，猶梯天之難；三榜之後，則反掌之易也。」蒲亞愕眙不諭。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。宏道持疑良久，則曰：「慎勿言於人。君之成名，其事有四，亦可以為異矣。其一，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；其二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；其三，須是第二人姓張；其四，同年須有郭八郎，四者缺一，則功虧一簣矣。如是者，賢弟姪三榜，率須依此。」蒲亞雖大疑其言，然鬱鬱不樂，以為無復望也，唯敬謝而退。至長慶二年，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，蒲亞以其非知貢舉，意甚疑之，果不中第。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，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，蒲亞私喜其事，未敢泄言，來春遂登第。第二人姓張，名知實，同年郭八郎名言揚。蒲亞奇歎且久，因記於小書之杪，私自謂曰：「宏道言三榜率須如此，一之已異，其可至於再乎，其可至於三乎！」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，太和二年，頗有籍籍之譽，以主文非再知舉，試日，果有期周之恤。爾後應太和九年，九舉年年敗於垂成。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，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，右轄私異其事，明年果登上第，第二人姓張名榮，同年郭八郎名植，又附書於小書之杪。三榜雖欠其一，兩榜且無小差，閨門之內，私相謂曰：「豈其然乎，豈其然乎！」時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。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顯應舉，時譽轉洽，至改元會昌二年，禮部柳侍郎再司文柄，都尉以狀頭及第，第二人姓張名潛，同年郭八郎名京。三榜皆改元第二年，主文再知舉，第二人姓張，同年有郭八郎。陰鷲驅駕，須及於斯，非免楮可以盡述者。爾後榮陽之弟姪就試，如破竹之勢，迎刃自解矣。以其前定稍異，故書。

○盧員外題青龍寺

盧駢員外，才俊之士。忽一日，晏抵青龍精舍，休於僧院，氣悽慘如蓄甚憂者。吁嗟往復於軒檻間，僧問不對。逮夜，將整歸騎，徘徊四顧，促命毫硯，題於南楣曰：「壽夭雖雲命，榮枯亦太偏。不知雷氏劍，何處更沖天？」題畢，草草而去。涉旬出官，未逾月卒。其詩至今在院，僧達人輒話其異。

○崔起居題上馬圖

崔雍起居譽望清舉，尤嗜古書圖畫，故鍾、王、韓、展之跡，萃於其家。嘗寶《太真上馬圖》一軸，以為畫品之上。咸通戊子歲，授祿二千石於和州。值龐勛構逆豐、沛間，賊鋒四掠，歷陽廢郡，古史儒生，不枝拒所及矣。乃命小將，齎羽檄牛酒犒賊師，且以全雉堞、活黎庶為請，由是境亡剽掠之患。雖矯為款論，而密表自陳，時幸有不協者，因置之以法，士君子相弔。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，軸杪題云：「上蔡之犬堪嗟，人生到此；華亭之鶴徒喚，天命如何！」字雖真蹤，不書時日。識者云：「聞命之後，無暇及此。」其預知耶，復偶然耶！

○崔尚書雪冤獄

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，摘奸翦暴，為天下吏師。先是，有結客王可久者，膏腴之室，歲鬻茗於江湖間，常獲豐利而歸。是年，又笈賄適楚，始返楫於彭門。值龐勛構逆，阱於寇域，逾期不歸。有妻美少，且無伯仲息胤之屬，妻嘗善價募人，訪於賊境之內，四裔竟無得其影跡者。或曰：「已戕於巨盜而罄其財賄矣。」洛城有楊乾夫者，以善卜稱，妻晨持一縑，決疑於彼。楊生素熟於事，且利其色，思以計中之，乃為端著虔祝，六位既兆，則曰：「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，象見墳墓矣，遇劫殺與身並矣。」妻號咷將去，即又勉之曰：「陽烏已晚，幸擇辰辰清旭，更垂訪問，當為再祝。」妻誠信之。他日復往，振策布算，宛得前卦，乃曰：「神也異也，無復望也。」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，第擇日舉哀，縗服鬢發，繪佛飯僧，以資冥福。妻且悲且愧，以為誠言，無巨細事，一以托之。楊生主辦，雅竭其志，則又謂曰：「婦人弒獨而積財賄，寇盜方熾，身之災也，宜割愛以謀安適。」妻初不納，夜則飛礮以懼之，晝則聲寇以餌之。妻多楊之義，遂許嫁焉。楊生既遂志，乃悉籍所有，雄據優產。又逾月，皆貨舊業，挈妻卜居洛渠北。其明年，徐州平，天子下洗兵詔，大赦就擒外，裔從其間者宥而不問，給篆為信，縱歸田裡。可久髡裸返洛，疥癢瘡穢，丐食於路，至則訪其廬舍，已易主矣。曲訊妻室，不知所從，輾轉飢寒，循路號叫。漸有人知者，因指其新居。見妻及楊肆日門首，欲為揖認，則訶詈詈辱，僅以身免。妻愕眙以異，複製於楊。可久不勝其冤，訴於公府。及法司按劾，楊皆厚賄以行，取證於妻，遂誣其妄。時屬尹正長厚，不能辯奸，於是誣人之罪加之，痛繩其背肩校強。可久冤楚相縈，殆將溘盡，命祿未絕，洛尹更任，則銜血齎冤，訴於新政。新政亦不能辯，其所鞠吏得以肆毒於簧言，且曰：「以具獄訟舊政者，有漢律在，則又列貪配邑之遐者，隸執重役。」可久雙皆灑血而目枯焉。時博陵公伊大燕居，備聆始卒，天啟良便，再領三川，獄吏屏息，覆盆舉矣。攬轡觀風化之三日，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，仍赦吏掩乾夫一家，並素鞠吏，同桎其頸，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，所存尚夥，而鞠吏賄賂丑跡昭焉。既捶其脅，復血其背，然後擢髮折足，同棄一坎，收錄家產，手授可久。時離畢作診，驚雲復鬱，斷獄之日，陽輪洞開，通達相慶，有至出涕者。沉冤積憤，大亨暢於是日，古之循吏，孰能擬諸！

○李可及戲三教

優孟師曾見於史傳，是知伶倫優笑，其來尚矣。其開元中黃幡綽，玄宗如一日不見，則龍顏為之不舒，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。漆城蕩蕩，寇不能上，信斯人之流也。咸通中，優人李可及者，滑稽諧戲，獨出輩流，雖不能托諷匡正，然巧智敏捷，亦不可多得。嘗因延慶節，緇黃講論畢，次及倡優為戲。可及乃備服險巾，裹衣博帶，攝齊以升崇座，自稱三教論衡。其隅坐者問曰：「既言博通三教，釋迦如來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是婦人。」問者驚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敷座而坐』。或非婦人，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？」上為之啟齒。又問曰：「太上老君何人也？」對曰：「亦婦人也。」問者益所不喻，乃曰：「《道德經》云：『吾有大患，是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復何患！』倘非婦人，何患於有娠乎？」上大悅。又曰：「文宣王何人也？」對曰：「婦人也。」問者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《論語》云：『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價者也。』向非婦人，待嫁奚為？」上意極歡，寵錫甚厚。翌日，授環衛之員外職。

○夢神醫病者

青龍寺西廊近北，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，不詳誰氏筆跡，而精妙如動，祈請輻輳，傳有神異。嘗有民居新昌裡者，因時疫百骸綿弱，不能勝衣，其室甚富，有妻且少，視之燕宋也。母氏啜泣，遍訪醫巫，竟無能原其病狀。一日，自言欲從釋氏，且不能破倚，其可髡首而緇體乎。母徇其欲，肩致繪壁之下，厚施主僧，眼食於寺廡。逾旬喜寐，夢有人魁形鎧服，篋加於肩，弓括其臂，持筋類鱗，以食病者。復若嚴悸，促迫咀嚼，堅韌不堪其憂。所食表丈，遽然而覺，綿骨木強矣。又明日能步，又明日能馳，逾月以力聞。先是，禁軍懸弧矢之六石者於門，且示曰：「能引其半者，駢糧以賜之，滿者倍斯。」民應募，隨引而滿，於是服厚祿以終身。

○渤海僧通鳥獸言

公冶長通鳥語，介葛盧辨牛鳴，著在格言，固非妄矣。咸通初，有渤海僧薩多羅者，寓於西明精舍，雲能通鳥獸之言，往往聞鳥鵲燕雀啾噪，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日擊者，佛圖澄之聽鈴語，不是過也。一日，秋暑方炎，與小朝客數人聯騎，將納涼於城西別墅。路遇牝豕引諸豚而行，喀喀有聲。一朝士戲曰：「此豬有語否？」對曰：「有之，人自不能諭也。」又問曰：「所語

何？」對曰：「巨龜顧諸雜云：『行行行，向前樹陰下吃奶。』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，且飼郡子矣。」諸朝士頗奇之，因緩轡以偵，果逾溝不沒，過圈不奔，直抵木蔭，踞乳諸子爾。後貴臣宅互迎問之，無少差忒。後中官主禁旅者，將籍名於軍寺，蓄僧不樂，杖錫出京，不知所往。

○御樓前一日雨

咸通丙戌歲，上以年和時豐，思減徭免罪，乃下詔，以其冬御丹鳳樓，申書災肆赦之命，有司擇用十月十日。近歲以知星食祿者，止能膠柱選日，不克風雨之候。前一日，百司葢事向畢，巳時風雨暴作，上仁惻及物，不罪日官，乃手香以祝。及未而霽，人心甚悅，詔有司令市良土，以夷樓前坳潦之所。時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，於是嚴令兩邑召載土者以集事。先是，有以只輪載土而鬻者，每乘不逾三十錢，至是幸時之急，遂高其價，逾倍方止。兩邑官吏有司捕盜者，專其事，慮價不廉，懼未敢發。李公以義馭向晚，閱事不集，坐退朝別館，其桎梏鞭撲於前，援毫以伺督責，騎步旁午於道。二縣僚不得已，趨而前曰：「常鬻土者，每輪十數及三，今則幸其急，驟加十至七，願立斃其首，以衄其價。」李公謂曰：「事非舒緩，安以價為。」遂令每乘加錢至百二，官吏奉命大喜，只輪雲集。至暮，夷坳燥澗俱畢。役夫樂其善價，繼來不已，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。詰旦，上御樓宣赦，百官畢集，樂懸具舉，兵仗羅列，建雞免囚，樓觀之下，纖埃不生，聖顏甚悅。後一日，鬻土者詣府請直，則復給五十錢。

○王居士神丹

有長樂王居士者，老年鶴髮，精采不衰。嘗持珠誦佛，施藥里巷，家屬十餘口，豐儉適其中。一日，游於終南山之靈應台。台有觀音殿基，詢其僧，則曰：「梁棟檼椽，悉已具矣。屬山路險峻，輦負上下，大役工徒，非三百緡不可集事。」居士許諾，期旬日齎鏹而至。至京，乃托於人曰：「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，某能活之，得三百千，成終南山佛屋足矣。」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，女歲十餘，遭病甚危，眾醫聚藥，手不能措，願以其價療之。居士則設盟於箋，期於必效，且曰：「滯工役已久矣，今留神丹不足多慮，某先持此鏹付所主僧，冀獲雙濟。」鬻金者亦奉釋教，因許之，留丹於小壺中，齎緡而往，涉旬無耗語，女則物化。其家始營喪具，居士仗策而回，乃詬罵囚拘，將送於邑。且曰：「某苟大妄，安敢復來？」請入戶視之，則僵絕久矣。乃命密一室，焚槐柳之潤者，湧煙於其間，人不可邇。中平一榻，籍屍其上，褫藥數粒，雜置於頂鼻中，又以銅器中貯溫水，置於心上，則謹戶與眾伺之。及晚，煙燼薰黔其室，居士染指於水，曰：「尚可救。」亟命取乳碎丹數粒，滴於唇吻，俄頃流入口中，喜曰：「無憂矣。」則以纖纈蒙其鼻，溫水置於心。及夕，執燭以俟。銅壺下漏數刻，鼻纈微嚔，又數刻，心水微灑，則以前藥復滴於鼻。須臾忽蘇，黎明則胎息續矣。一家驚異，愧謝王生，生乃更留藥而去。或許再來，竟不復至。後移家他適，不知所依從。女適人，育數子而卒。

○辛尚書神力

邕府辛謙尚書傳有神力。嘗與故滑台杜僕射為泗上郡職，時屬豐沛兵起，浮磬雉堞圍於賊鋒，其不抵於偷兒之手者，數板而已。杜公將有包胥乞師之請於鄰封，以劇壘方嚴，募轅門勇士，無敢應者，獨謙請行。岸列霜鋒，河浮戰艦，裸身宵度，勝舟而濟，獲告鄰部，果解重圍，賊鋒遂衄。朝廷錄功，累授刺史於曹州，團練於泗州，節度於邕州。嘗言微時力田自粒，三伏甚暑，與鄰莊老農納涼於山之陰。山上有巨牛怒鬥者，哮吼爭力，聲達數里。鄰人慮其奔北退走，則有蹂踐衝觸之患，相謀備鉤索，為制拒之針。辛曰：「眾力非及，某能當之。」俄頃有牛果北而下，蹉蹄踏土，凶角以奔。辛則正立中塗，俟其欲至，兩執其角，牛不能前。旁觀移時，如不置力，牛怒滋甚，退身數尺，養力而衝。如是三四，划然有聲，流血滂沱，角折牛僕。其主乃屠肉聚食，以酬壯觀，則命持斲斧斷角，堅不可刈，辛復拉之，應手而碎。時謙侏儒瘠瘁，如不勝衣，至官崇體臃，力亦隨滅。

○賤買古畫馬

滎陽外郎葉宰萬年日，有荷校者以賊呼之，言嘗給婦人，廉市馬畫。外郎奇之，命取以視，則古絲煙晦，幅聯三四，蠻鬪裁標，斑駁蠹軸之。曰：是畫也，太尉李公所寶，隙有贊皇圖書篆焉。人有以七萬購獻牢盆者，得署渭渠橫梁，梗船碎職，因出妓於閣，又落民間，言是寇幸其不鑿，於是卑價市之，為妓主自他方歸所訴請，以所虧價書罪，外郎不能決。時延壽裡有水墨李處士，以精別畫品游公卿門，召至辨之，瞪目三歎云：「韓、展之上品也。」黃沙之情已具，丹筆之斷尚疑。會有齎籍自禁軍來認者，外郎以其異奸盜，非願荷留，因並畫桎送，後永亡其耗。

○韋進士見亡妓

京兆韋氏子舉進士，門閥甚盛。嘗納妓於潞，顏色明秀，尤善音律，慧心巧思，眾寡其倫。韋曾令寫杜工部詩，得本甚舛缺，妓隨筆鉛正，文理曉然，以是韋頗惑之。十六歸京兆，二十一而離落，韋悲咽痛悼，不能悅情。茹蔬甚羸，棄事而寐，意其夢睹。一日，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，得返魂之術，韋嘗視妓妖蠱，時則牽於相念，促命見之。乃妙選良辰，齋除堂室，舒幃於壁，穗香於爐，仍須一經身之衣，以導其魂。韋自喜自歎，搜衣蓋篋，皆換福於梵王家矣，唯餘一裙之金縷者。任曰：「事濟矣。是日，宜絕人屏事。」且以昵近悲泣為誠，設燈炬於香前，曰：「觀後燼寸，即復去矣。」韋潔服斂息，一稟其誨。是夜，萬籟俱止，河漢澄明，清露始垂，任忽長嘯，香裙在手，面幃而招。如是者三，忽聞吁嗟之聲，俄頃映幃微出，舊服少選，斜睨而立，幽芳怨態，若不自勝。韋驚起拜泣，任曰：「無庸，恐迫以致倏回。」生忍淚揖坐，無異平生，或與之言，可否以首。鼎居逾刻，燭跋及期，款欲逼之，紛然而滅。生乃捧幃長慟，既絕而蘇，彷彿衣香泛於坐側。任生曰：「某非獵食者，哀君情切，因來奉救。滬珠糧豔，不必多懷。」韋欲酬之，不顧而別。韋嘗賦詩曰：「惆悵金泥簇蝶裙，春來猶見伴行雲。不教布施剛留得，渾似初逢李少君。」悼亡甚多，不復備錄。韋自此鬱鬱不懌，逾年而沒。

○盧尚書莊隋雷公

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，竹樹亭台，芰荷洲島，實為勝境。乾符乙未歲，有鄉薦之士，相與避暑，坦率於西亭。釣罷弈棋之際，陰雲暴興，雷霆擊空，食頃大雨，未可整歸騎，第臨軒觀霖霖之勢。忽有一物，墮於簷下，羶腥其狀，而崇角者足，隨隕偃於弈榻之前，如傷困者。眾咸驚異，相與環觀，危軒跨池，少頃則泅轉於水中矣。柔毛雨漬，印於碧砌，積久不滅。相與逼視，餘腥薄人，命僕搜池，竟不復得。

○泗州風狂厄

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於廣陵日，時咸通十二年也。有泗州狀，言女僧二人，至普光王寺，將祈禮者，睚眦顧視。女病風狂云：「後二年國有更變，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。」循廊喧叫，聚人甚多，不跡其來，釋徒大恐。正欲拘縻之際，則齊登峻塔，投身而下。其一不救，其一墮傷，狂痛昏迷，詰問不獲。丞相立命火焚其狀，仍牒州杖殺之。至十四年，果懿皇晏駕，今上即位，是為普王。

○迎佛骨事

咸通癸巳歲，有詔迎佛骨於岐下。先是，元和末，憲宗命取到京，時韓吏部上疏極諫，以為遠近農商棄業奔走如不及，至有火其頂者，刃其髻者。當時佛骨之盛，已如此，至是又加甚，不啻百千倍焉。有僧自京一步一禮，至鳳翔法門寺。及到京，則傾城迎請，幡幢珂傘，香車寶馬，闐咽衢路。天子御安福樓，降萬乘之尊，親為設禮。兆眾涕淚，感動左右，竭家產，斷肌骨，以表誠志者，不可勝紀，皆言皇帝貴為天子。富有四海，尚此敬信，吾輩何所吝哉！此乃上之風行，下則草偃，固其宜也。然有鶴盤其上，牛跪於下，又何情哉！明年，懿宗升遐，今上即位，詔歸本寺，肩舁陌上，粗備香梵。去歲徒眾，萬無一來，循路見者，頂別而已。人情寒暑，既已牢落，丹頂瑩蹄，亦不復至。所異者，桃林之獸，青田之禽，豈能時其盛衰，改柯易葉，浮沉於世態耶！

○丞相蘭陵公晚遇

丞相蘭陵公，清譽儉德，時所推服。嘗統戎於番禺，有酌泉投香之譽，以是夷估輻輳，至於長安寶貨藥肆，咸豐衍於南方之

物，由此人情歸美。今上誕聖於壬午，龍飛於癸巳，皇算十有二歲矣。思命耆德，佐佑大化，乃自奉常卿起公為上相公，時年八十有三。居台席數載，汲引賢哲，導暢皇慈，儉德既彰，澆風少革。及薨於位，上再興不慙遺之歎，而廢常朝者三日，冊贈之禮，有加美焉。議者曰：「高位厚祿，苟有其分，陰靈必助其壽考，不然者，安有過懸車之歲，而命相之主始生！」世傳太公晚達七十而遇文王，今又逾釣渭之年一紀，乃知榮辱之分，豈偶然哉！

○壽安山土棺

壽安之南，有土峰甚峻。乾符中，因雨而圯，半壁銜土棺，棺下有木橫互之，木見風揉而成塵，土形尚固。邑令滌之泥，汨於水，粉膩而蠟黃，剖其腹，依稀骸骨。因徵近代，無以土為週身之器者。《戴記》云：夏後氏用{即土}周，殷人以棺，周人以槨。鄭玄注曰：{即土}周以土為之也。」豈錫玄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。

○盧相國指揮鎮州事

丞相范陽公攜清苦律身，專斷無滯，代天理物，必先鶉衣穀食，遐陬遠裔，以是四方之譽，翕然歸之。乾符於酉歲，因與同列廷諍機務，詞氣相高，朝廷兩解之，偕投資翼儲闈，分秩洛、丙。河朔三鎮屢貢表詞，且以棄瑕擢用為請。先是，常山帥王景崇者，年十有八，襲繼父位，朝廷常姑息之。時每律琯三週，則各隆品爵，仍與幽魏並制。幽魏繼有更變，景崇時獨得軍情，以是爵位相懸，鎮至劇品。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、常山郡王、食邑五千戶，實食襲三百戶，窮極勳賞，無以加焉，而幽魏官秩尚卑，以鎮州故，未行冊命。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，懷撫方伯，青徐之野，尚聚萑蒲，餉挽方繁，兵力且困，乃上表，其略曰：「臣當道與盧龍、魏博往列，三載考績，咸蒙寵榮。今者以臣官位稍崇，而兩鎮久稽成命。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，自委郡符，亟聞美政，誠慚內舉，堪委外藩。請回臣官榮，授景儒一鎮。」意圖易定。時內臣秉權者，固欲與之。一日，樞密使出至中書奉宣，與宰臣商量鎮州事，乃曰：「相公為國擇帥，嘗難其人。今或能教戰撫民，襲守政化，即良將也，何必拒常山之請耶況某知景儒恪居官次，若別選用，未必及之。適奉聖旨，便委中山，以收後效。」諸相無言，獨崔公沔曰：「開府固味遠大之計矣。國朝自胡作亂，於今三道止類國賓，嘗貽宗社之羞，未雪神人之憤。今者徇其苟得，又授景儒，一失其機，噬臍無及。始則入充貢賦，終爾漸紊彝章，疆界接連，既以與之，復欲取之，未知其可也。景儒既卒，必以軍意請立子孫。儻未議加兵，即立須降節，然後魏博豈無骨肉，必俯瞰洛城，顯然盧龍，坐邀青社，開府此際何術枝梧？」二內臣呿頤結舌者久之，且曰：「適奉聖旨，遣與相公商量，所仗者廟謨，非敢參以末議。」崔公遂草詔意進曰：「卿世襲忠貞，材兼文武，即竭事君之節。必先體國之誠。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衛齊勳，宜黃讓政，至於擢用，自貯素心，但以患在不均，理須經久，易定既為恩賞，幽魏何以酬勞輟食再思，難允誠請，臨軒注想，宜悉朕懷。」望付翰林如此賜語。詔書再往，勤請愈堅，表云：「願得手足之榮，共竭股肱之效。」聖上為之盱食，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。到京旬日，拜特進、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、平章事。三鎮有表賀宰相輔其人。時公以步蹇，未任衙射，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。對曰：「臣待罪司，五環星歲，前後三鎮，以甘言佞臣，美貺餽臣，臣皆拒而不納。或所論奏，不違程式者，翌日允之，仍召奉使水將顯皇恩，且誠曰：『事出此口，言歸彼耳，可否面定，不自外來，無為賄妄於其間也。前日驛書，已告爾帥矣，宜以覆族為。』」以是知臣一心事主，必合信臣。臣請與書論以是非禍福之源，君臣父子之道。」立進書草。盧公才辨詞藻，尤工於指論事理，上覽書色動，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齎往。及回表云：「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，黎庶偃轡，令望加官，勤留當道。且言臣濫分茅土，曾乏內勞，位冠三台，官崇一品，方思讓爵，不敢貪榮。幽魏加官，請循往例。」上大悅。

○太清宮玉石像

明皇朝，崇尚玄元聖主之教，故以道舉入仕者，歲歲有之。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，度道流，為三元朝醮之會，長安重建太清宮，琢玉石為玄元皇帝真像。雕鏤之麗，不類人工，列太常樂懸，服天子兗冕，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、肅宗二聖真容於殿之東室，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、陳希烈於東西序。至代宗朝，人有以為言者曰：「陳、李二相，陰狡險詐，常欲動搖東宮，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，賴玄宗英明，社稷垂祐，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，奈何以玉琢二臣，列於清敬之地，比扁舟五湖之人，鑄金尚形之像也。」尋詔除去，瘞於殿陰，爾後人無知者。至廣明庚子歲，丞相范陽公為太清宮使，因命葺修頹廢之所，工役掘地，得玉石人，滌去泥壤，則簪裾端簡如龍之像。工人不知其所自，以狀白公。公命尋究之，則林甫官銜銘於其背。丞相公忠肅直者，大以為不可，因具奏其事，且曰：「林甫險巧罪跡，不宜獲保首領，請輩送京兆府擊碎之。」議者以為李林甫、陳希烈輔佐明皇，驕奢貪狠，而又益憎蓄怨，搖動儲君，信是一亂臣賊子也。然禮經云：「刑不上大夫。」而況琢石之像，且異戮屍之責，況朝服簪裾而碎於府門，君子謂是失刑政矣。遂有好事者，傳丞相奏章云：「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。右相李林甫等，寵異之命，冠於人臣，梟獍之心，勃於君上。像已輦送京兆府，集眾擊碎訖。其徒伴陳希烈，見搜擒次，候獲日，送府司同罪。」土大夫聞之，無不掩笑。輦碎林甫、搜尋希烈之事，則實有之，至於徒伴擒獲之語，斯又妄也。

○盧左丞赴陝郊詩

盧左丞冠袞之盛，近代無出其右者，伯仲四人咸居清顯。乾符初，服喪紀於洛下，先終制，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。又旬日，其弟紹自前長安縣令除給事中。又旬日，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。又旬日，弟沼自前畿尉遷監察御史。鳴珂珮玉，紆朱拖紫，照耀街巷，士族榮之。及赴任陝郊，洛城自保釐尹正已下，更設祖筵，以鮮華相尚。分秩故相及朝容惡日兩邑縣官，卑秩麻衣，傾都出郭，洛城為之一空。食器酒具，羅列道路，盛於清明簪潔鬆鬢之日，填咽臨都驛，前後十五里，車馬不絕。左轄始舍營居首筵，則為川尹邀去，乃大合樂於舊相之座，而諸朝容已攜酒饌出城者，散於田野，選勝聚飲，歌樂四起，飄飄然若澧州上巳、會稽禊事也。無貴無賤，及暮醉歸。有白髯驛吏聲指曰：「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，未嘗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。」左轄有詩題在嘉祥驛云：「交親榮餞洛城空，秉鉞戎裝上將同。星使自天丹詔下，雕鞍照地數程中。馬嘶靜谷聲偏響，旆映晴山色更紅。到後定知人易化，滿街棠樹有遺風。」此詩為牌子，後為易定帥王處存碎之。

○楊尚書補吏

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日，政令頗肅，郡人戎校缺，必彩於輿論而升陟之，縷及細胥賤卒，率用斯道，以是蒞政累載，無積薪歎燥請托之源。一日，使院有專兵籍者闕，局司頗重，選置惟難。有吏兩人，眾推合授，較其歲月職次，功績違犯，無少差異者，從事掾不能決，請裁於長，長或臆斷，誰曰無私。楊公俯首久之，曰：「餘得之矣。」乃謂曰：「為吏之最，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。有夕道於叢林間者，聆群跽評窮賄之數，且曰：『人六匹則長五匹，人七匹則短八匹。』不知幾人復幾匹？」顧主硯小吏著於紙，令俯階籌之，且曰：「先達者勝。」少頃，一吏果以狀先，遂授良闕，儕類則貽伏而退。以其類亥二首六身之說，故書。

○薛氏子為左道所誤

有河東薛氏子二，野居伊闕，茂林修竹，面水背山，力田藏書，皆務修進。先世巫典大郡，薄留伏臘婚嫁之資。一日，木陰初成，清和戒候，偶有擊扉者，啟而視之，則星冠霞帔之士也。草履霜髯，氣質清古，曰：「半途病渴，幸分一杯漿。」二子則延人賓位，雅談奧論，深味道腴。又曰：「某非渴漿者，杖藜過此，氣色甚佳，因願少駐。」二子則留連之。坐之，復曰：「捨此東南百步而近。有五鬆虬偃在疆內者。」曰：「某之良田也。」左道愈喜，因屏入言：「此下有黃金百斤，寶劍二口，其氣隱隱浮張翼間，某尋之久矣。豐獄即其地，三品可以分贍。親屬之甚困者，唯龍泉自佩，當位極人臣。某亦請其一效斬魔之術。」二薛大驚，左道曰：「家童暨役客輩，悉命具畚鍤之類，俟擇日發土，須臾可以目驗矣。無術以制，則逃匿黃壤，不復能追。今俟良宵，翦方為壇法，步水嚙之，不能遁也。」且誠僮僕無得泄者。又問結壇所須，則曰：「須徽纆三百尺，隨方繒彩縑素甚夥，暨機案爐香茵褥之具。」且曰：「某非利財矣，假以為法，不毫觸耳，所費者祭膳十座，醕茗隨之，器以中金者為首。」二子則竭產以

經營，其所缺者貸於親友。又言：「某善點化術，以是冀脫金玉，常以濟人危急為務。今有橐裝寓太微宮，欲以奉寄。」二子許諾，乃召人負荷而至。囊笈四所，重不可勝，緘鑄甚嚴，祈托以寄。旋至吉日，因大施法具於五鬆間。命二子拜祝訖，亟令返第，封門而俟，且誠無得窺隙：「某當效景純散發銜劍之術，脫或為人窺，則福移禍至。俟行法畢，當舉燧以呼。炬興，可與僮役偕來矣。俟扶桑未燭，聚力以發，冀得靜觀至寶也。」二子敬依此教，嚴戢輿皂，無得妄行。自夜分危坐，俟望燭光，杳不見舉，伺久則雞晨樹杪矣。二子慮太陽東上，覺於行人，不得已關戶遐偵之，默無影響，步於鬆下，則擲杯覆器，似數輩縱食於其間者。爐香機案，傾側左右，繡彩器皿，悉已攜去，輪蹄印跡，錯於短牆，疑用徽纆綮固以遁。因發四篋，瓦礫實中。自是家產甚困，失信於人，驚愕憂慚，默不敢訴，而駭談非論，夕遍京洛。

○軍中生餼

寇陷鍾陵毒，逋歲詔會諸侯之師討之，未格苗間，統兵者帶繞於賊堞，王人督軍，日月而至，宴犒迎餞，旬日無虛時。先是，自九江至於敷淺源，寶視肥美，寧及大軍加境，暢飲薦羞，不常厥味，貓脾鼠肝，亦登於俎。是以二物也，猶傲價於霧市，逾月復罄。一日，上命內臣之貴顯者，慰撫於柳營。有軍帥置生餼於皇華，發函伸幅，以肉腳冠其首。皇華喜為珍贖，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，則命啟器，乃刑則一足，屈於櫝中，縑襖麻屨，亦不削去。皇華大噉，終日不食。

○虎食伊璠

巢偷污踞官闕，與安、朱之亂不侔。其間尤異者，各為好事傳記。冠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，不可勝記，至有積月陷寇，終日逃避，竟不睹賊鋒者。獨前涇陽令伊璠為戎所得，屢脫命於刃下。其後血屬相失，村服晦行，及藍關，為猛獸搏而食之。禍患之來，其可苟免！

○藍田貢冰

藍田縣歲貢冰，常在冬杪，有臘候尚怒，藍水不冰，則主吏宣命以祭，一夕而成冰，形似今承柱之礎，方尺數之，三，厚寸數之十，乃鑄額求中矩者，亦艱難以具美。至於清虛明潔，如椎驪額而割蚌腹也。或有粟砂線葉粘於其中，則命鑄取，以躍湯補之，湯澄藍水沸於中，金器赫天不輟，以俟其用。或沃以冷，則凍斂不固，尋復脫去。用火泉填之，乃水紋絲散，交滙如織，磨礱以平。他邑亦貢，其數甚寡，且非上品，不及藍冰也。中和辛丑，翠華在蜀，優詔以雲棧岩險，罷貢洞庭丹，實是年木奴之屬，既醢且瘠。有雞林僧亦言：本國瀕海島上，其不多鹵，或有如銼鑿投其中者。唯淮波截海。而渡，味甘色激，愈病析醒。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，則淮水為之不至，且多群疫，水旱作厲，與冰橘之說符。

○東都焚寺

東都聖善寺，締構甲於天下。愚曾看《修寺記》云：「殿基掘地及泉，以蜃灰和香土錯實之，所以備傾蝨也。」乾符初，嘗有估客瀝願帶除殿屋之表，工徒集金三十萬以埏埴，疊脊峻十有三尺，每瓦邱鐵貫之具，率以木者，神功異績，不可殫記，咸此類也。巢賊陷洛之前年，寺僧見東鷗鳴吻上有青碧霏煙，徑冲天漢，如筒如幃，其圍合抱。是日秋霽，天無纖雲，斯氣也自卯至酉，而後銷散，煙中隱隱如有物上下，觀者如堵，竟不能論。粵二年，燼滅於賊燧。

逸文